

苏轼诗词的水果味

许新复

时序初秋,石榴成熟,网购了几斤尝鲜。那浅黄带红晕的果皮光滑发亮,里面紫红的籽粒饱满细甜,看产地却标着:四川眉山东坡区石榴村。没想到大诗人苏东坡的故乡也成了盛产石榴的地方,倘若诗人闻讯,不知又会写出何等痴情的诗篇称颂石榴和家乡。我喜欢唐诗宋词,更是苏老夫子的粉丝。据诗家不完全统计,苏轼至少写有30首与水果相关的诗词,并留下许多名言佳句。这既源于苏东坡美食家的生活情趣,更与其人生阅历、性格特质和诗意表达密切相关。

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,是有名的“美食家”。他在《初到黄州》诗中自嘲“自笑平生为口忙,老来事业转荒唐”。虽然命运多舛颠沛流离,却总是以苦为乐,善用一般食材做出美味佳肴,如“东坡羹”“东坡肉”等,地产的水果自然也是他的“心头好物”。人生最后十年,苏轼连续被贬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将青梅、橘子、杨梅、荔枝、枇杷等水果几乎吃遍,尽情写入诗词中。初贬黄州时,缺衣少食生活困苦,他从青梅中找到乐趣,午睡后作诗:“梅子留酸软齿牙,芭蕉分绿与窗纱。”青梅的酸涩映衬窗外风景,甘之若饴,乐享人间烟火。在《浣溪沙·咏橘》一词中,他用“香雾噀人惊半破,清泉流齿怯初尝”表露剥橘子的香味和入口的清甜,以“吴姬三日手犹香”强调橘香气味的持久,描摹细腻传神,足见其对橘子的品味之深。

岭南惠州、海南儋州在当时极为荒远偏僻,但气候炎热,植物丰富,为苏东坡提供了“尝鲜”多种水果的机会。《惠州一绝》一诗写道: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一口气列出杨梅、卢橘(枇杷)、荔枝三种水果,表现出诗人对岭南水果应季而食的喜爱。苏东坡尤为偏爱荔枝,此类诗词传世近10首。他第一次吃荔枝便作诗《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》纪念:“海山仙人绛罗襦,红纱中单白玉肤,不须更待妃子笑,风骨自是倾城妹。”拟人化地描写荔枝的形态与风韵,流露出无需快马加急运输坐享这一美味的自得。之后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更用夸张手法表达长留岭南的心愿和面对困厄的随遇而安。

苏氏的水果诗并非单纯的生活记录,而是借此抒发感情、象征品格、托物言志。早年,苏轼的词《蝶恋花·春景》以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开篇清新婉丽,青杏初结象征着新生与希望,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的名句展现了他特有的旷达,是宋词中情景理交融的典范。如同屈原流放作《橘颂》,张九龄感遇诗赞丹橘,苏东坡对橘子也是情有独钟,其第二首《浣溪沙》咏橘词中“几共查梨到雪霜,一经题品便生光”的诗句,将之与山楂和梨对比,表现橘子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格。苏轼任杭州知府时亦曾作诗《赠刘景文》: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红橘绿时”,赞赏秋冬时节橘橙不惧寒霜挂满枝头的坚韧,勉励遭遇坎坷的友人坚守理想信念。苏轼诗词中的水果味饱含生活的苦辣酸甜与真切的人生感悟,皆为诗人热爱生活与自然万物的明证,展现了家国情怀、乐观精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。

空调冷气将双人床劈成两个世界。先生坚持睡下风口,日子久了,我看到原本神清气爽的他,开始牙根发浮,眼挂青影,精神日渐萎靡。

我换过去睡了几晚,即便戴了空调帽,也因寒气侵体,夜不能寐。那晚还未入睡,便冷得实在挨不住,便伸手关了空调。凉意散尽的刹那,浑身毛孔都舒展开来。后半夜热醒再开,竟一夜安眠。原来困住我们的不是空调病,而是“夏天必须开空调”的念头。就像那晚关掉空调的瞬间,有时只需转念一想,打破固有的思维惯性,困住我们的难题便会豁然开朗。哲学家叔本华说:“世界上最大的监狱,是人的思维意识。”当我们挣脱“必须如此”的思维茧房,那些看似无解的困局,往往会像晨雾遇朝阳般自然消散。蚕茧的缝隙从不是束缚的证明,而是留给新思维的通风口。推开这扇门,便是海阔天空。

思维的茧

陈卫华

阻隔而已,而非路途艰难遥远的万水千山。“同云雨”则包含了丰富的内涵,说明彼此还在同一片天空之下,阴晴同步,冷暖共感,命运依旧紧密相连。“明月何曾是两乡”,以诘问强化情感,“明月”也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。

诗作以轻松洒脱的笔调写离愁,化伤感为慰藉,给人以坚定的力量。诗人虽是在送别他人,这其中多少也包含了一层自我的慰藉,是对他日自己走出困境的期许。全诗因情真意切,匠心独运,将送别诗的表现手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。

王昌龄在龙标为官七载,地方史志称赞他“以政以宽”“爱民如子”,因此被当地百姓誉为“仙尉”。他以实际行动向那些构陷他的人表明心迹,自己即使身陷窘境也从未虚掷光阴,更没有沦落为尸位素餐的庸官俗吏。

除了这首《送柴侍御》,从其他同时期的诗作中,也能看出王昌龄彼时的心境,比如《龙标野宴》《无题》,“明月”宛如这一段贬谪生涯的知交,始终相伴不弃。

块,最后要给做东的小伙伴留三四个。当然,也有家境好的“大户”,除了请大家吃一串,自己还会再买一串,一群人吃得满嘴油香,别提多开心了。吃完这热腾腾的“运动补给”,肚子里暖烘烘的,倒成了“晚餐前的开胃菜”。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。那位老太太还健在吗?还在卖臭豆腐吗?我忍不住朝摊边走近,想看个究竟。走近才发现,摊主换成了一位中年妇女,她穿着干净的白围裙,戴着贝雷帽。连老太太当年推的老式三轮车,也换成了带雨棚和玻璃防护罩的电动小摊车,看着既干净又整洁。有几个孩子凑上前买臭豆腐,那副眼睛发亮、馋得不行的模样,一如当年的我们。

斛,君看一梢几金粟。”桂花香味虽浓,却不让人感觉烦腻,独有一种清幽之气,显得格调高逸,因此得到了古人的诸多赞美:“天下清芬是此花,世间最俗惟檀麝”“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”。

“怕是秋天风露,染教世界都香”,芳香的桂花,可以点缀在许多美食之中。但新鲜桂花里含有较多的单宁,直接吃口感较涩,需要予以加工才能发挥优势。以糖渍过的桂花,能做传统点心的配料,或是直接代替糖浆浇在糯米藕、酒酿圆子、糖芋苗等甜点上;晒干的桂花用来泡茶,只需一小撮,就能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。这些舌尖上的馈赠,令桂花在诸多秋花中独树一帜,备受喜爱。

星期文库

秋花芬芳之一

王昌龄的洒脱与豪迈

夏春锦

唐人殷璠在《河岳英灵集》中说王昌龄“晚节不矜细行,谤议沸腾,再历遐荒,使知音者叹息”。目前可知,王昌龄一生曾两次遭贬。一次是开元二十七年(739)被贬岭南,途经襄阳时孟浩然作《送王昌龄之岭南》表达同情与忧虑。另一次是唐天宝七年(748),五十一岁时由江宁丞被贬为龙标尉,李白闻讯作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,写下“我寄愁心与明月,随风直到夜郎西”的动人诗章。

龙标在今湖南省洪江市,当年的治所在现在的黔城镇,唐时这里还是远离中原的荒蛮之地,据《荆州记》描述,“溪山阻绝,非人迹所履”。按理说,一个人从通都大邑被贬谪至闭塞的偏远山区,走到仕途的低谷,该是何等沮丧懊恼之事,但王昌龄却能随

遇而安,表现出了非凡的人生气象。一首《送柴侍御》就是最有力的佐证:“流水通波接武冈,送君不觉有离伤。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。”

这是一首送别之作,但没有一丝惜别时的沉郁忧伤,相反,轻快明朗的文字中洋溢着的是诗人的洒脱与豪迈。这样的送别方式,给人以光明和希望。其实,这种表达在唐诗中并不罕见,比如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中的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,高适《别董大》中的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皆是。

一般认为,此作是王昌龄在龙标任职时所作。柴侍御是诗人的朋友,真实姓名已不可考。他很可能原本也是个贬官,如今要离开龙标,调往武冈任职,王昌龄遂以诗赠别。按常理,两

个政治上都失意落魄的人作别,当有无限的感慨,彼此诉说衷肠、倒倒苦水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此作却丝毫不看出离别时的忧伤。首句“流水通波接武冈”,语调轻快,写出了龙标与武冈一水相连的地理特征。“流水”与“通波”都是表现动态的词组,给人畅通无阻之感。诗人有意化远为近,以相对夸张的艺术手法,压缩空间的距离,打破中间的隔阂。一个“接”字,更是把两地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。正是有了这样有别于一般的情感前提,才会毫不掩饰地道出“送君不觉有离伤”这样的直白之言。

后两句是千古传诵的名句,意思上对前两句做了有力的丰富和提升。“青山一道同云雨”,把地理上的距离进一步人为缩短了,即使分别后彼此之间也仅有一道青山

下翻腾的臭豆腐,连眼睛都舍不得眨。

出锅时,老太太手特熟练,用竹签串起8块,淋上特制的酱油,再浇一勺水辣子,递到我们这些眼巴巴等着的孩子手里。小时候的我们,还懂“轮流做东”的规矩:今

童年的臭豆腐

孙睿

间溅起,香味紧跟着冒出来,和金秋的桂花香缠在一起,勾得人心痒。接着是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,臭豆腐在油锅里翻着滚儿,慢慢鼓胀起来,颜色也渐渐变深。我和小伙伴们都不说话了——嘴里早积满了口水,只睁着眼、直勾勾地盯着油锅里上

天你请,明天我请。请客的人会觉得把臭豆腐给旁边的小伙伴看,然后大家一人掰下一块,急忙塞进嘴里——刚出锅的臭豆腐烫得人直咧嘴,只能一边哈气一边含在嘴里等凉,慢慢回味那鲜辣的滋味。

按规矩,每个人只拿一

街头桂花飘香,混着一缕熟悉的臭豆腐味。这个味道,让我想到童年的臭豆腐。

我上小学时,从家到学校,步行只要5分钟。我们那代人的童年,每天下午放学后操场跑——女生们凑在一起跳皮筋、踢毽子,男生们则忙着踢足球。有时候没人带足球,就把饮料瓶里的水一饮而尽,拿空塑料瓶当“球”,照样踢得满头大汗、不亦乐乎。

运动完,就到了最让人期待的“补给时间”。回小区的必经路上,有个我们心心念念的“营养补给站”——一个臭豆腐摊。只要往摊边一站,说话的语气都透着馋劲儿,馋得直咽口水。摊主是我同学的奶奶,一位慈眉善

材质做的船桨、房屋,而非桂花树。肉桂的树皮,就是现代仍然常见的香料桂皮。

因为古人想象月中有桂树,所以便认为它的果实也会落到人间,正是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。白居易在杭州为官时,也有“山寺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”的雅兴。宋代《南部新书》载:“杭州灵隐山多桂,寺僧云月中种也,至今中秋夜,往往子坠,寺僧亦尝拾得。”木樨科的桂花在中秋时正值花朵盛放,但果实尚未结出,通常在次年春季才能看到紫黑色的果实,秋季结果的其实是樟科的肉桂。但在宋代以后,人们想象中的月中桂树已经基本转变为桂花树,便将“桂子”解释为桂花。在古代诗文中,出现的

桂花通常有四种: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四季桂。其实,它们都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栽培种。顾名思义,金桂花色金黄,银桂偏白,丹桂橙红,这三种的花期都集中在秋季,并且需要经历一段20℃以下的温度才能开花,如果入秋后气温较高,开花时间也会相应推迟。但四季桂较为特殊,一年四季都可能开花。晋代郗诜自称:“臣举贤良对策,为天下第一,犹桂林多桂,寺僧云月中种也,至今中秋夜,往往子坠,寺僧亦尝拾得。”木樨科的桂花在中秋时正值花朵盛放,但果实尚未结出,通常在次年春季才能看到紫黑色的果实,秋季结果的其实是樟科的肉桂。因为科举时代的乡试在农历八月举行,正值桂花盛开的时节,人们便习惯以桂花代之了。

桂花的花朵细碎,大小如米粒,别名“金粟”,杨万里在诗中写道:“一粒粟中香万

翻联桂花坠秋月

瑶华

农历八月别名“桂月”,其名可能来自月中有桂树的神话。成书于唐代的《酉阳杂俎》称:“旧言月中有桂,有蟾蜍。故异书言,月桂高五百丈,下有一人常斫之,树创随合。人姓吴名刚,西河人,学仙有过,谪令伐树。”李白有诗沿用此典:“欲折月中桂,持为寒者薪。”古人想象中的月中桂树,最初并不是木樨科的桂花树,而是樟科植物肉桂。肉桂植株高大,木质坚实,树皮和木质含芳香油;桂花是较为矮小的灌木,虽然花朵香气馥郁,但树木自身并没有香味。屈原在《楚辞·九歌》中写的“桂棹”“桂栋”,指的都是以肉桂为

